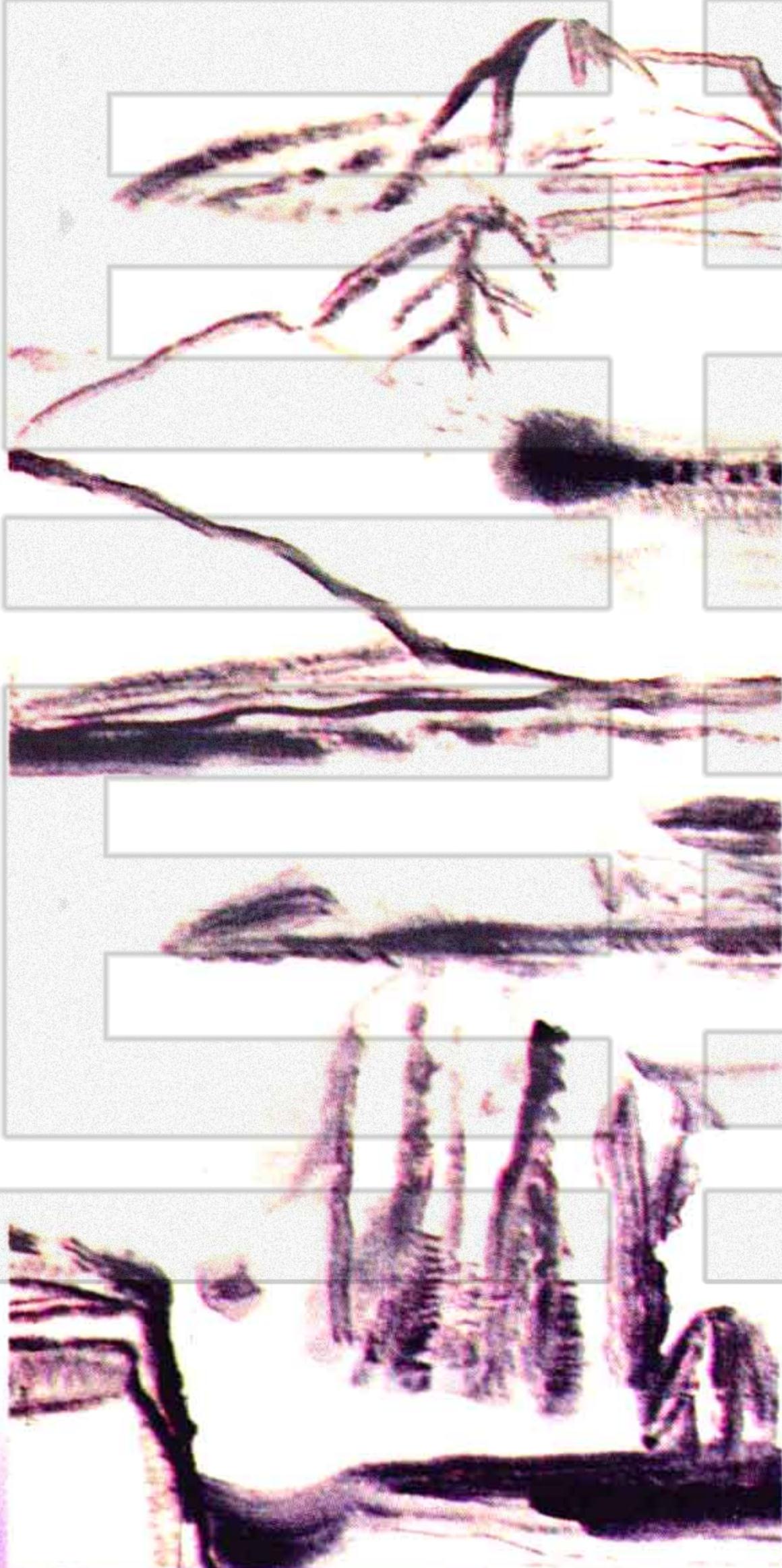


梁彤瑾

紫色博格达峰



紫色博格达峰

梁彤瑾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英杰

紫色博格达峰

梁彤瑾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邮编：830002)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10 千字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5371-1529-9/I · 540 定价：5.20 元

在“缩减”中放松

——读《紫色博格达峰》

王 正

先是有《黑色将军戈壁》，接着又是《紫色博格达峰》。在时下人们顾不上文学的时候，彤瑾却“痴情”得够份儿，又有了他的第二本散文集。真正一个文学“傻帽儿”（看到此，读者诸君会否凑上一个苦笑）。说他傻，还有一层意思：他不该叫我写序。我除了出于友情只能从命之外，对此很不以为然。我不是名人（至少不是那种叫人觉得甜腻腻的名人），说话没份量，只怕白占了这本书的版面。若找名人写，可扯着名家的舌头让他说话，如是便可 在名人的语言上荡秋千，把自己荡上高远的文学晴空，何乐而不为？兴许，他是冲我这山东粗人的实在，要听我的大实话，想叫我的大实话在他的书中打头阵？若此，倒也见出他的自信。孩儿自家的好。他知道，《紫色博格达峰》不是头胎，生的不紧张也不难产。

他这点自信不是狂妄。和《黑色将军戈壁》比，《紫色博格达峰》确实往前走了一大步。他从《黑色将军戈壁》的紧张中走出来。当年，生存的紧张，叙述意识的紧张，结实地挤压着他，他逃脱不了这种宿命。生存紧张的基质和创作的

心绪构成了契合，潜行于文章的背后，奈何？创作《紫色博格达峰》就不一样了，生存的紧张松动了（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叙述意识中非审美意识松动了，双向释放了被挤压的心灵，创作之舟在心海上泛若不系，飘飘悠悠，荡向大自然，荡向山水之间，荡向人类始来终去须臾也离不开的这个母体，这永恒自由永恒自在的去处。

注目博格达峰，梁形瑾在紫色的峰巅，找到了“人类的存在之谜”。他沿着博格达的山壁攀援，充当着“存在的勘探者”，在那里发现了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存在的方方面面。博格达峰向他无言地陈述着人类终极意义上的彻底自主性。它冷静的超脱的“不介入”。它非审美意识之外的完全独立。须知，人们，尤其是中国的作家们准作家们以及在审美的圣殿之外愣充作家的非作家们，在过去“介入”的迷雾中，碰了几多说不清道不明叫人哭笑不得的壁！

在梁形瑾的散文中，自然是被当作人的存在境况而给予注解和分析的。他在大自然中找到了人，实现了一位西方哲人说的：人与自然相乘。在那写人的篇什中，他又从人中找到了自然，那些永恒存在的如大自然的美。你是我，我是你，物我无界，物我本一。于作家“人类存在探索”的本职言，梁形瑾开始摸到“门”了。这扇永远可猜而又永远猜不透的“存在之门”。

海德格尔说：“‘存在’不可定义”，我想，他是从存在的动态角度去界说的。其实，从存在的范畴看，无非是人和世界这两大块，以及对这两大块动态终极的追问，追问永无止境，这便又回到不可定义上了。所以，存在之门，作家永远只能开始摸，终极只存在于“摸”的过程之中，梁形瑾当

然不能例外。这句说他“摸门”的话毫无贬义，倒是带点儿终极色彩的哲理。

时下的世界，有点儿无序，有点儿乱套。这也是宿命，历史本身的宿命，它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习惯于有序的人们，于此不必指责不必暴跳。当我们把时下的世界不作为终极而作为过程看待的时候（客观如此），我们对无序乱套什么的就应该宽容，就像梁形瑾笔下的博格达峰那样：冷静些，超然些，一切都会成为过去。目下世人正“处在一个真正缩减的漩涡中”。这是米兰·昆德拉的话。这话玄了点，却千真万确。“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成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漩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漩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要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中国年轻的哲人周国平的这些话说得透底到家。既然生活的漩涡在缩减，缩减中的放松就愈发可贵，愈发难得了。否则，人的精神作为被缩减为零，人等同于一头昏吃昏睡的猪，人还活个什么劲呢？所以，缩减中的人们，实在该放松一下，和梁形瑾作个伴儿，去仰望紫色的博格达峰。

紫色的博格达峰绝不指手划脚地教训我们。它只用无言的神喻，默默地潜行于我们的血脉中。神喻的昭示，不假于人的知识，却赖于人的智慧。因之，《紫色博格达峰》的作者，也别忘了读者与生俱来的智慧，该再少一些叙述意识上的紧张，再少一些物象之外的饶舌，更多地释放出“泛若不系之

舟”般的自由轻松。

所以，字面上还该再紧凑些。

多一些“零”度的“介入”。既然手指指向了月亮，何必再说那是玉兔呢？

字面下还该再宽敞放松些，何必和生活一起“缩减”呢？
就如紫色的博格达峰然。

1993. 7. 18 假日陋室

目

录

辑一 独享风雨

紫色博格达峰	(1)
红山榆叶梅	(20)
走过大坝	(23)
泰山奇观	(26)
疑是银河	(30)
黄河，我不认识你	(33)
泰山美丽雨	(38)
月黑天池夜	(42)
庐山入梦来	(45)
梧桐窝子那片绿	(49)
吃在特区	(53)
红山踏春意	(57)

湖的遐思	(60)
朝觐喀纳斯	(63)
神秘湖畔听雨	(71)
纵马曲根台	(75)
面对戈壁	(79)
将军庙感怀	(83)
芨芨湖不该沉默	(87)
乌拉斯台的传说	(91)
走近岩画的期待	(95)
北庭访古	(99)
老奇台的城墙	(104)

辑二 心路历程

享受孤独	(107)
吊兰的灿烂	(110)
情真意更切	(113)
情感雨滴	(116)
没有结果	(127)
不会生活	(130)
有一种感觉	(133)
心态变奏曲	(136)
为我祝福	(139)
我的第一篇小说	(142)
爱与不爱	(146)

甘草悲歌	(151)
沙山子的潇洒	(155)
深巷无言	(158)
总该遗忘些什么	(161)
寻找我自己	(164)
小巷里的遗憾	(168)
树 友	(172)
昨夜的帷幕	(177)
房子的遐想	(182)
那份情，那份爱	(187)
有病真好	(190)
种子三唱	(196)

辑三 生命原色

妈妈的手表	(201)
美味蒜白菜	(205)
我眼中的深圳人	(209)
故乡的马齿苋	(213)
听那车轮的铿锵	(216)
春天的邀请	(220)
情之所依	(224)
说声再见吧朋友	(229)
黄昏的深度	(233)
写给你的憧憬	(236)
人生之旅	(239)

舞之灵	(247)
那时的世界透明	(251)
那一只在妈妈耳朵上	(255)
瞭望塔下的相思树	(260)
不是默契	(264)

辑四 大海弄潮

心系大厦	(267)
高德荣小记	(271)
执著与眷恋	(277)
写在绿洲上的诗文	(281)
海河浪，沙山情	(287)
好酒啊好酒	(292)
胡乱写去（后记）	(298)

此
紫
色
博
格
达
峰

上 篇

只缘身在此山中

起床的钟声还没有敲响，我就悄悄起床，跑到学校后边的苇塘边看博格达峰。太阳还没有出来，只有一抹朝霞把博格达的巍峨雄浑推到面前来，灰蒙蒙的像个怪兽。

昨天我看到《新疆日报》上的一首诗，就产生了要看博格达峰的念头。那首赞美博格达的诗是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写的。诗句我忘了，只记得是极言博格达的高、险、峻、奇，称博格达为冰山之父，天池为冰

山之母。当时读了那首诗热血沸腾，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崇拜之情油然而生，恨不能立即攀上博格达峰看个究竟。攀登博格达峰在当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才十三四岁，况且石河子距博格达峰还有 200 多公里。语文教师说，你每天早晨起来就能清楚地观望博格达峰。所以我便早早起床。

这时太阳已经出山，给博格达峰镶上了一层厚厚的金边，那金边是青紫色的，把博格达峰的轮廓勾勒得极为清晰、壮丽。雪冠不见了，只见一座紫魃魃的山体，安祥自如地挺立着。因和整个天山连在一起，所以并不显得突兀挺拔，也觉察不到险峻和奇峭来。记得我把这些观感写到作文里，那位发表诗歌的老师看了后，只是抿嘴笑了笑，那意思很明白：博格达雪峰怎么会是紫色的呢？

后来我经常呆呆地遥看博格达峰，只要是晴朗的早晨我都不放过。我尽量去体味老师诗中描写的意境，但终不能得。我眼中的博格达峰始终是紫色的，我也很纳闷。雪峰明明应该是白色的，怎么会是紫色的？但映入我眼帘的确实是紫色的，千真万确。我不是色盲。博格达峰的确是紫色的。

接受再教育时，我去了吉木萨尔县境内的一个农场，从博格达峰的西边一下子跨到东边。每当夕阳西下，余辉便把博格达峰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晚霞不是给博格达峰镶金戴银，而是往博格达峰上喷了一场火，整个山峰烈火熊熊，紫光冲天，烈焰腾空。只有当太阳猛地跌进山谷，大火才戛然而止，紫色博格达峰冒着缕缕紫烟，散发着朦胧的诗情。

大火烧化了积雪，雪水流进天池，这大概不是童话。

大火烧毁了森林，森林被埋入地下，若干年后这里又将

是一座煤矿。

夕阳下的博格达峰较为神秘，不像朝阳下的博格达峰那般清晰明朗。但它仍然是紫色的，暗紫色的。我极想探索它的神秘，却又没有机会去接近它。

那一年，有两个日本登山队员，从天池登上博格达峰，几乎是匆匆与死神握了一下手，幸亏被山中放牧的哈萨克牧民救出来。他们也是想探索博格达峰的神秘，不知探索到什么没有。报纸上没披露。

1990年秋，我去库尔勒参加一个笔会。那天早晨出来散步。朝北一望，莽莽天山从东向西逶迤腾挪，气象万千气势逼人。众多山峰如波浪滚滚，如浪花飞溅有声。在众多的峰峦中，我一眼看到了博格达峰。因为它是紫色的。不是因为它高，不是因为它险，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突出特征，而是凭我的直觉，认定那突兀挺拔的山峰就是紫色博格达峰。虽然只能看到它的紫色峰顶，只能看到它闪着紫光的雪冠，我也能感受到博格达峰那磅礴的气势和超拔的英姿。紫色增添了它的雄浑和高贵。

去年7月，我去北屯参加一个文学讲习班。到北屯当天下午，我们登上成吉思汗的点将台，俯瞰北屯镇全景。偶尔南望时，依然看到了遥远的博格达峰发着紫光。

这时的博格达峰好像不是天山的主峰，只是云中的一座仙山。因为莽莽天山不见了，只有云霞烘托着的紫色博格达峰，又清晰，又隐约，还有点海市蜃楼中的山峰模样。我想，这大概是人的视力有限，或者是阳光的折射作用，或者是沙

丘雾霭挡住了天山。

云中的博格达峰，像一个金三角，通体透亮，闪闪发光。又像是冥冥中的一颗星，看得非常清晰，感觉非常渺远。因为它是紫色的，出奇的紫。

但在我心中，博格达峰并不渺远。毕竟我对博格达峰太钟情了。

那年去天池观光，和几个朋友打赌要爬上博格达峰。到了博格达峰跟前，仔细观赏它，仍然是紫色的。难道博格达峰本身就是紫色的？我不自信。开始劲头十足，半小时之后便气喘吁吁。仰头看博格达峰，陡峭而高远，令人望而生畏，这种感受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远远地观察一个事物或一个人，得到的感受都不太准确。只有近距离观察，身临其境才能获得真情实感。

看山跑死马。看山爬死人。我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越攀越陡，越爬越心虚，最后只好甘拜下风，灰溜溜地挪下山来。站在天池边再回望博格达峰时，博格达峰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看那天池水，此刻也是姹紫嫣红，或者说是紫中带蓝，黑中泛紫，风吹起的涟漪都是紫洇洇的，把周围的森林也染成紫色的了。

在紫色森林里，我听到博格达生命的律动。一棵万年松树或一丛弱小的苔藓植物，是否都有博格达峰同样的生命历程？博格达峰不是一匹衰老的驽马，它还升腾着年轻的脉动，蕴含依然无穷。我听到了山泉的奔突，鸟雀在枝桠上逗趣，走兽在密林深处恐赫。我听到古杉和青藤的絮语，风贴着乔木的梢头巡查、呼喊、吟哦。我还听到细小的颤音，不知是恐

惧还是表达难以抑制的不满。

我想坐在博格达峰下的山凹里，和森林促膝交谈人生的价值，但森林无视我的存在，也无视我的朋友的存在，也无视人类的存在。森林看我看人类如一只蚂蚁，不屑一顾。我突然醒悟，森林并非口出狂言，我相信森林千百年来目睹世事兴衰，聚集在它身上的时间，正是无数故事的剪辑和浓缩，每一片叶子上都有太阳月亮星星的痕迹。每一道叶脉都刻记着历史的演变，呼吸连绵数万年，血洒血流数世纪。森林的狂言是历史性的总结，我深信不疑。森林代表博格达峰向人类发出警告：别太小瞧了大自然，别太高看了自己！

博格达峰，我不能对你顶礼膜拜，但我心中已暗自向你称臣。

1991年6月1日，我乘“图154”飞机去广州，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不久，空姐那温柔的声音便传进耳际：现在飞机飞越博格达峰……我连忙朝下观看，天山像一条白色巨蟒，博格达峰不过是蟒皮上一个突出隆起的鳞片。鳞片上有几条紫黑色沟回，好似树叶上的叶脉。我想多瞅几眼，飞机却一闪而过。博格达峰不过如此，那么低下，那么渺小，那么不起眼。人类可以飞越博格达峰，博格达峰能飞越人类吗？转而一想，人类飞越博格达峰是短暂的，而博格达峰高踞于人类之上却是永久的。但人类毕竟能够飞越博格达峰，这应该证明点什么。

我又想起在博格达峰下天池边度过的那一夜。我睡了，睡在森林中的毡房里。我睡熟了，森林开始呐喊：可怜的人啊，走远些吧！

那声音似乎很大，我被惊醒。我想着，森林何故如此，博格达峰何故如此。博格达是长寿的，山石泥土是长寿的，森林也是长寿的。风从面颊抚过，溜向轻柔的天池水面。月华出山谷，星色沉浓绿。白昼与夜晚的最大矛盾在于光与暗，不管光明与黑暗，我心中都充满对博格达峰的崇拜，为何博格达峰不欢迎我？或者说不欢迎人类？是怕人类的践踏吗？是怕人类的污染吗？是怕人类文明的蔓延吗？

在广州越秀山，我整整游逛了一天。和博格达峰比起来，越秀山不过是一堆黄土。但越秀山历史的负荷太重，压得它不能挺起胸来，又是五羊的传说，又是越国的典故，又是伟人的故居，又是烈士的灵地，人为的东西太多太多，越秀山快支撑不住了。相比之下，博格达峰则幸运多了，它独往独来，我行我素，呼风唤雨，纵横捭阖，有谁能左右得了它。壮哉，博格达峰！

夜里，我在越秀宾馆的一间客房里凭窗远眺，博格达峰当然是看不到的，但也心驰神往。窗外的杂树是相思树吗？相思树不该是一棵。相思树长在南方，博格达峰下不可能有相思树。我欲从相思树上抓一把西北风，还有旧时的梦。遥远天际，银河画白了深夜的灰青色，瑟瑟落叶与流水奏起《蓝色的多瑙河》。

也许我的眼睛望不到博格达峰，才觉悟到山与山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尽管博格达峰在我心中耸立，我还是异常思念它。